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八



毛詩注疏卷八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音義

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疏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

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

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
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
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興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
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興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
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
警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
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為
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
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
成言之車牽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
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
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
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匪雞則鳴蒼

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

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音義

朝直遙反注下疏正義

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難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傳正義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

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
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
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箋正義曰常禮以雞實
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蠅
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
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
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
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澁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
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
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
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
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纁笄而朝朝已
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

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傳

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箋云夫人以月光為東方明

則朝亦敬也音義

纒色蟹反疏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何霜綺反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

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難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纒緇髮纒廣充幅長六尺并

今時舊傳言夫人纁笄而朝首服纁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纁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綃本名曰綃則首服纁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纁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纁笄耳此傳言纁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為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纁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

以為夫人纁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纁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纁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傳會會於

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

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衆庶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

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

子戒之也音義

薨呼弘反沈子餘反

樂音岳又五教反且七也反朝會之朝如字音張遙反惡

烏路反下同於夫之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疏

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

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

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臥不早聽朝

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

據鄭云我我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八十鳳凰為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鳧鳧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傳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正義曰庶衆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馬箋

荒謂政事廢亂音義

還音旋韓詩作姼姼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

作饜音同止疏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也好蒿編反疏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傳還使捷之貌徂山名箋

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竝驅從

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傳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儼利也

箋云竝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

我儼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音義猓乃刀反說文云猓山在

齊崔集注本作嶮使捷本亦作使旋驅本又作駟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紆

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儼許全反韓詩作嫪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下同疏正義曰

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

遭值我於猓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竝行驅馬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儼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側故知猗山名箋正義曰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縱獻豸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僕利言其便利馳逐

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傳茂美也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音義

牡茂
后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傳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

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傳狼獸名臧善也音義

佼古卯反疏傳正義曰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微絕本又作姣疏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微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敏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狼臄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

禮以刺之音義

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疏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

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

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
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
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
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
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
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
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
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傳瓊華美
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紃之

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瓊華石色似瓊也音義

瑱吐反

縣音玄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

紃都覽反

疏

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

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

之瑱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

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

之也鄭以為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

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末飾之以瓊

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紃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傳正義

曰侯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

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

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駮諫

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殺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

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

其又以規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

以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為瑱也箋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昏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于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昏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紼紼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紼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紼

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為之故言織之人
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
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
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以兩耳此詩刺
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為臣
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
見故先言之堦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
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為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
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統天
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
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為條王后織玄統者
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正義曰瓊是玉之美
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
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藻云士佩瑀珉玉此云
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
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

璜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為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為士服二章為卿大夫之服卒章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為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為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統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統而加飾故言謂懸統之末所謂璜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璜兮故知人君以玉為璜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璜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為璜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為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侍有先

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總述人臣親迎之禮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為統瓊華為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傳青青玉箋云待我於

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傳瓊瑩

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音義瑩音

榮又疏傳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為瑱故云音營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

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雖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傳黃黃玉箋云黃統之

黃尚之以瓊英乎而傳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箋云瓊英猶瓊華也疏箋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

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音義

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疏正義曰作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東方之日

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日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之
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
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
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
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傳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
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音義 姝赤疏正義曰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
朱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
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

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
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
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
刺令之昏闇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令之淫奔也鄭以為
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
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
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
室兮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
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
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
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
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
姝者子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為初昏之貌與箋
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正
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
事也不宜為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

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為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正義曰：「履，禮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閨，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在我閨兮。履我發兮，傳：發行也。

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音義闕他達反韓詩云

疏傳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竝責故知以月
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闔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
謂來入其家又闔字從門故知門內也
發行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箋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掌漏

刻者音義

朝直遙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音結壺音胡

疏

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

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
無常節度號令招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

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為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今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

羣臣之朝別色始入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云自從也

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

君又早興音義

倒都老反遽其疏正義曰言朝廷起居慮反別彼列反無節度於東方未明

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濫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正義曰上曰衣下曰裳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握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為衣今上者在下是為顛倒也箋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為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從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

正澹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玉藻
文羣臣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
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
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傳晞明之始升倒之顛之自公令

之傳令告也音義

晞音希 疏傳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

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
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日
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
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

折柳以為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

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

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傳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

也音義

折之舌反園音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園瞿俱具反脆七歲反藩方元反本又作蕃任音壬下同

莫音疏

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為藩菜果之園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園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

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

今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

文孫炎曰樊園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園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園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

園圍毓草木注云樹果蒚曰園圍其藩也是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蒚其外則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為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為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歛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

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考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

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夙早釋詁文暮與早對故為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
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慙之襄
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
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
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
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音義

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

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搯於革反說
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烏詣反拉
音郎答反復扶又反下皆同禱音疏正義曰作南山
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疏詩者刺襄公也
以襄公為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
淫於已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逢遇
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
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
之亦由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
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
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故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
當也箋正義曰以敝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
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
侯通馬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
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來焉拉幹而殺之是公
謫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
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
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
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姦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
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
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為
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
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為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
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
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
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捉也何休云
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拉折然為聲此指言
殺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
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

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
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
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避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
在齊矣其言避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
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
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
之故書避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
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
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
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
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
所尤故三月又避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
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
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
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
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

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案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

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佚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

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音義雖崔反

又音佳別彼列反洪音逸下同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毛又如字蕩徒黨反徐勅黨反易夷鼓反疏以為南山

雄狐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

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鄭以為狐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偶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為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傳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為喻異

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
誓曰牝難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牡雄傷十五年左傳
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
與此同也箋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
在山上不宜別以為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
之理故以為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佚於人
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
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
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
惡也傳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為平易言地
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
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懷恩釋詁文王廟云
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箋正
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
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
以為非責文姜之來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

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

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

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傳庸

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

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佚之行音義屨九具反兩王

肅如字沈音亮綏如誰反傳音付疏正義曰屨以兩隻姆音茂處昌慮反下同奇居宜反疏為具五為數之奇

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

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為淫佚之行傳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綰服之於首是物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箋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綰必屬之於冠故冠綰共為一同葛屨言五冠綰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傳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

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姆不下堂傳至姆未至
速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傳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
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
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執麻枲治絲
繭則傳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選老
大夫為傳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傳書傳未有云焉且
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
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猶襄公與文
姜兄之與妹不宜為夫婦之道又襄公止復文姜耳傳
不言淫其姪娣又傳姆老人非襄公僞類而云襄公雙
之者正以姪娣傳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
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
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上言曷又懷止箋
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為責襄公從之者以
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齊

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
貴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為淫耳非謂從之至魯
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
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
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必
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
告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傳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女
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音義

藝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
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

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取七喻疏正義曰毛
反注下皆同鞠居六反令力呈反下同疏以為種麻

之法如之何乎必橫從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
取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

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又使
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惟以鞠

為盈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此云藝麻后稷生民云藝之
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藝則樹藝皆種之別名故云

藝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
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聚摩之

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
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

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箋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
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於

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于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筮必以為卜者以納吉為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為大事故特言之傳正義曰鞠窮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正義曰鞠窮釋言文傳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惟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克能也箋云此言析薪必待

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傳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音義析星歷反疏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邪似嗟反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正義曰極至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為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正義曰甫田詩者齊

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修其德而求諸侯從己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

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
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

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

德積小以成高大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

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音義無田音佃下同莠羊九反

治直吏反疏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
忉音刀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

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
騶騶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

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
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

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思與無田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釋訓云怵怵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傳稂稂猶驕驕也無思遠人勞心

怵怵傳怵怵猶怵怵也音義稂居竭反怵旦末反居

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傳婉孌少好

貌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

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

自修飾非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音

義婉於阮反孌力轉反總本又作揔子孔反非古患反
幾居豈反注同見今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注同方

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疏正義曰言有童子婉

弁皮春反髮音毛少詩照反然少孌然而好兮

總聚其髮以為兩角非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

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兮言童子少自修飾

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

可以立功今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傳正義曰

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

云男女未冠弁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

故知總角聚兩髮言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也非兮與總
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

者冠之大號故為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古冠為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箋畢噉也弋繳射也音義

零下音

同好呼報反風福風反噉直角反疏正義曰作盧令本亦作濁畢星名何音積繳音灼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兎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修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

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
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
正義曰釋天云噶謂之畢李巡曰噶陰氣獨起陽氣
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噶因
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噶因星形以名之
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
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
是也出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
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

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音義

纓於盈反又於政反疏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
樂音洛下同說音悅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

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為聲又
美其君言吾君其為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
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正義曰犬
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逵
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逵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
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言鈴鈴下
言環鉤鈴鈴即是環鉤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
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
以悅君之意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
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
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盧重鑄傳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鬢傳鬢好貌箋云

鬢讀當為權權勇壯也音義

重直龍反下同鬢音疏箋權說文云髮好貌

疏正

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鬢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德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為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鬢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德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叙于田叙云叙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鑄傳鑄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德傳德才也箋云

才多才也音義

鑄音梅德七才疏傳正義曰上言重環反說文云強也謂環相重故知謂子

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鉤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
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
亦云鉤環也
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敝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音義敝婢世反徐扶滅反本又作弊敗也筍音

古口反取魚器疏正義曰作敝筍詩者刺文姜也所也惡鳥路反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

惡魯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
淫亂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

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
賁氏云舍則守王閼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閼樅

桓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榼桓再重杜子春云榼桓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開則開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為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為襄公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傳興也鰈大魚箋云鰈魚子也魴

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

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齊子歸止其

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

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

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音義音

房鰥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疏正義曰毛以為苟者捕

夷鼓反從才用反注下皆同疏魚之器鰥敗之苟在於

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鰥敗之苟所能制以喻

微弱之君為其夫壻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

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

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

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為鰥

敗之苟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

之易制者但苟以鰥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

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

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

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佚故從者亦

淫傳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
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
而不視又以豚之丰鰥則吞矣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
士貪祿以亡是鰥為大魚也傳以鰥為大魚則以大為
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筭之不能制大魚
也箋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廵曰凡魚之子總名鰥
也鰥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鰥也魯語云宣公
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鰥鰥鳥翼殷
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鰥為魚子也毛以鰥為大魚鄭以
鰥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
大亦可以為小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
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
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
一鰥若大魚則強筭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魴以
鰥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
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

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為淫耳傳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箋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為從者亦隨文姜為惡

敝筍在梁其魚魴鱣傳魴鱣大魚箋云鱣似魴而弱鱗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傳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

使止音義

鱣才呂反廣雅云鱣也音連

疏

箋正義曰陸璣疏云鱣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

故里語曰網魚得鱣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鯢或謂之胡鯢姪

弟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

敝筭在梁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

隨順之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傳水喻衆也箋云水之

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弟之善惡在文姜也音義

唯維癸反沈養

水反韓詩作遺言不能制也

疏

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

隨之貌耳傳以敝筭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

唯唯義
亦同也

敝笥三章章四句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故猶端也

音義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疏正義曰載驅詩者齊
同本亦作駟播波佐反疏人所作以刺襄公也

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
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
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
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
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
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

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
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
也經因驅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
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
道大都為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
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
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
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正義曰諸言故者
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為句非生下之
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
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
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為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
義之頭緒也故盛
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薄薄簞第朱韉傳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

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

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發

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

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

恥之色音義

薄普各反徐扶各反茀音弗鄰苦郭反革也發韓詩云發旦也來繩證反或音繩竟

音境本亦作境易疏

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

用方文竹簟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

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傳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疾驅與驅

音義同皆謂駟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
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
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
毛曰革鞞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鞞故云
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
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
第李巡曰與革前謂與前以革為車飾曰鞞第車後戶
名也郭璞曰鞞以韋鞞車軾也第以韋鞞後戶也又云
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
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鞞為車飾也郭璞
曰蔽以鞞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
有鞞故此說車飾云鞞第朱鞞也彼文革鞞後戶謂之
蔽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為一者彼因革
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
塞故此傳第蔽通言之春官中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
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第以朝是婦人之車有

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素據不知出何書也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閒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箋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滿滿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滿滿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亂之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傳言文姜於是

樂易然箋云此豈第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闡第古文

尚書以弟為圓圓明也音義

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

從兩通行下孟反豈開改反樂也弟如疏正義曰毛以

字或音待易反樂音洛闡音開圓音亦疏為襄公將與

妹淫盛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

又四馬垂其六轡漚漚然而衆為此盛飾往就文姜魯

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

曾無慙色故刺之鄭惟愷悌為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

之餘同傳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

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箋正義曰

箋以為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為在道之事

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為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為發

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

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為闡易稱開物成務說文

云闡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圍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圍圍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闡明謂侵明而行與上互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闡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闡亦為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為圍更無悌字義竝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箋云汶水

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魯道有蕩齊子翱

翱傳翱翱猶彷徨也音義

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疏必旁反彷徨音旁音羊

箋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為通道
汶水湯湯旁有大都可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
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
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
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
知大都為何邑故箋不言之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傳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魯道有蕩

齊子遊敖音義

滔吐刀反儻表驕
反說文云行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

馬音義

猗於宜反字或疏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作歌技其綺反為齊侯種脣是其可恥之

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為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有威儀之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箋云

昌佼好貌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

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傳蹌巧趨貌箋云臧善也

音義

頎音祈倭古卯反本又作姣抑於力反趨疏正義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曰齊

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抑然而美者其頎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為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傳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暗咀皆傷歎之聲故為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正義曰傳昌為猷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正義曰揚是頎之別名柳為揚之貌故知柳為美色頎貴闊故言揚廣揚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專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曲禮云士蹌蹌今與趨連文故知蹌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捷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蹌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儀既成兮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傳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

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

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

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音義

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

南反又疏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

音三

疏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

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為射終日射侯其天不出

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

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傳正義曰釋訓云倚嗟名兮目上為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為目下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為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襄公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

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
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
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
言不應代詩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箋正
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
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
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
三耦射豝侯樂以采繁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
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
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卑侯廣
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
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
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
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
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
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

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而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
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
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
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
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
道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犴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
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
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
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為
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之
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
弓二寸以為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
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
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
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
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

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為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為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為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變兮傳嬖壯好貌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舞則

選兮射則貫兮傳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

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四矢乘矢箋云反復

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

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音義選雪戀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中

張仲反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疏正義曰毛以為齊人
禦魚呂反乘繩證反處昌慮反傷魯莊公猗嗟此莊

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
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

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
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

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為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
射即貫習為之兮餘同傳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

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為中也箋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傳正義曰來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依用之箋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而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

以上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八

毛詩注疏卷八考證

齊風雞鳴章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李光地曰以物理驗之未有雞未鳴而蠅先鳴者故一說非特雞也且有蒼蠅之聲矣言侵曉也

月出之光○印古詩話曰月字乃日字之誤

還章子之還兮○臣宗萬按還韓詩作姃注姃好貌也

齊詩作營漢書地理志臨畱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

營兮顏師古注曰之往也

遭我乎徂之間兮○徂齊詩作嶮漢書地理志注嶮山
名字或作徂亦作嶮

南山章析薪如之何○析薪禮記作伐柯

敝筓序齊人惡魯桓公微弱○朱子曰桓當作莊臣祖

庚按桓十八年左傳桓公不聽申繻之諫遂及文姜
如齊則會齊侯乃桓公意也其後文姜會齊襄者五
于禚于祝邱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莊公即位後事夫

死從子而莊公不能制之朱子以為刺莊公是也

毛詩注疏卷八考證

謹案第三頁後二行傳其繒本名曰綃刊本繒訛
繪據儀禮注改

第三頁後三行傳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刊本師
訛思據周禮改

第八頁前八行傳其又以規為填刊本規訛繩據
國語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彼姝者子刊本子訛女據經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疏國事為期刊本事訛家據周

禮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前疏箋此言曷又從止刊本言
訛又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經取妻如之何刊本取訛據
上章經文改從畫一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箋刊本訛傳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疏箋與上互文相通也刊本

互訛古今改

第三十八頁前二行疏二正之侯刊本二訛一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一行疏有鵠者無正刊本脫有鵠二字據周禮補

第三十九頁前七行疏足以得禦四方之亂今刊本兮訛分今改

第三十九頁後八行疏美莊公善射刊本善訛美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熾

膳錄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九

十九



詳校官祭酒

臣
韋謙恒

毛詩注疏卷九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魏

風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

削音義

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陘音洽本或作狹依字
應作陘隘於懈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

反徐七喻疏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禍也所以刺之
反音青色疏者魏之土地既以匱隘故其民機心巧
偽以趨于利其君又儉嗇且禍急而無德教以將撫
之今魏俗彌趨于利故刺之也言魏地匱隘者若地
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匱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
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禍急德教不加
于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
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禍急言性躁二
者大同故直云刺禍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
下章上三句皆中說末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
利之事也箋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
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

葛履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摻摻

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

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

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要之褌之好人服之傳

要褌也褌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褌也領

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音義糾吉黝反

緣音了沈音連摻所銜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說文

作摻山廉反云好手貌纖息廉反見賢遍反要於遙反

褌紀力反屬音疏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

燭著直略反服之葛履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

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親俗利其事新
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親俗言褻之也領之
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
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正義曰糾糾為葛屨之狀
當為稀疏之貌故云猶縹縹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
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
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
屨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
為寒而言冬為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
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敝君子
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為飾也天官屨人說屨為之
飾有約縷純是屨用絲為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締綌所
以當暑特為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
猶當用皮鄭于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為各從其裳之
色明其不用葛也摻摻為女手之狀則為纖細之貌故
云猶纖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

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
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
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為
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事盡為此譏使之縫裳明是
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
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于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
禮所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待三月也雖于昏之明
且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
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
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
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于與良席在東時有枕北趾
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駁異義
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箋正義曰以
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
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傳
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

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為褶無絮雖復與褶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襪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襪也更是裳襪則襪為衣領說文亦云襪衣領也二者于衣于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人不敗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為飾箋云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維是褊心是以為刺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

耳我是以刺之音義

提徒弓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

疏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

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

象骨之拂以為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

所以然者維是魏君禍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為此刺

也傳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

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

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

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

位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

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

利實由地陋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令君

乃儉嗇且禍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音義

汾音扶云反沮音子
預反洳音如預反

疏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

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

箋云言我也于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

儉以能勤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

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傳路車

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

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軹

車之族是也音義

莫音暮漸如字又按廉反疏正義曰

食以能勤于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

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

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

異于公路賤官尚不為之吾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

禮也傳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為漸洳莫

菜者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

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藏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

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遂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

之間謂之莫素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注序

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義亦

得通義正義曰之子是子擇訓文宛丘云遊海度省

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無節

度故為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軫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軾車之族明公行掌軾車服虔云軾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屢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

如英傳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傳公行從公之

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音義

反注同

疏

傳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為英大戴禮辨名記

云千人為英異人之說殊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傳蕒水鳥也彼其之子美如玉美

如玉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

穆也音義

蕒音續一名牛脣說文音似足反疏正義曰釋

屠季起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蕒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園有桃李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正義

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于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李其實之穀傳興也園有桃李其實之穀國有民得

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
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心之憂矣我
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
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箋云
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于君事驕逸
故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為乎箋云彼
人謂君也曰于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
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于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

誰知之箋云知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

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音義

本殷

又作音交省色領反謠音遙行下孟反下文行國同
為于偽反下所為皆同何其音基下章同夫音符何為
如字復符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國有桃得其實為之
謗博浪反毀也殷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今魏
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
言已心之憂矣我遷歌而且謠以寓中心之憂不知我
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于君事也騶逸然故彼人又言
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
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
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

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
魏君取其實為之穀不興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于
言不知我者謂我于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
是其道哉子于此愛之何餘同義正義曰魏君薄于公
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
故孟子曰欲輕之于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于堯舜大
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之不得薄也鄭志答
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唯食園
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歛左傳
稱晉悼公薄賦歛所以復霸皆薄為美以當時莫不厚
稅故美其薄賦歛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
重歛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穀明食桃為穀即是儉嗇
之事傳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
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
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于琴瑟也歌謠對文如
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

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夫人謂我欲何為乎者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謂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斥彼人故以為彼人斥君也

曰于釋詁文

園有棘其實之食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于園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傳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于園中謂我于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

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音義

棘紀力反從兩束俗作棘同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所徵發音義

岵音戶此傳及解此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

國小而迫數疏

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

見侵削者誤

經無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

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

箋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為大國所徵發也

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司空所役明是大國所徵發之

後諸司空則為司空所役明是大國所徵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傳山無草木曰岵箋云孝子行役
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父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無已
無解倦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

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音義

處昌慮反莫音暮
解音介旃之然反疏

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
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
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
早起夜寢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
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
深戒之傳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

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云旃之者此旃與采苓舍旃旃皆為足句故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于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齊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友也箋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為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為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傳山有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傳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傳母

尚恩也音義

此音起少詩照反者常志反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傳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傳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音義
畝莫后反古作疏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
晦俗作畝皆同疏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
土田陜隘不足耕墾以
居生非謂無居室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

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

小之甚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音義

別彼列反

還本亦疏

正義曰魏地陘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

作旋

疏

正義曰魏地陘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

往來無別也

又畝其往來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

還兮雖則異家

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正義

曰此言之間則

一家之人共采桑于其間地陘隘無所

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

此章既言之

間故下章言之

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

人之貌箋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

一厘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

其正法耳周禮上

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

百畝又云遂上地

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

也孟子曰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

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隄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隄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隄隘耳傳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行與子逝

兮箋云逝還也音義

泄以世反還徒
齊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音義

檀徒丹反木名

疏

正義曰

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

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殫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效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傳坎坎伐

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

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

兮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狃獸名箋云

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

何也貉子曰狃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傳素空也箋云彼

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音義坎苦感反

連力纏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廛本亦作塹又作廛

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

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狃本亦作狃音

桓徐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猗

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疏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

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

伐檀木置之于河之厓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

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連猗

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穡不親畝穡何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狃獸兮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為則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傳正義曰以下云湑側則是屋畔之處故云于屋也易漸卦鴻漸于干注云于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漣猗漣直淪淪水波為淪直波為往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淪猗大波為淪小波為淪直波為往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淪言渙淪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涎也漣淪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韵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為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于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任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以闇主常多明

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即以河為喻襄八
年左傳云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
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
故以喻明君稀出也經稼穡相對皆先稼後
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
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
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廬謂一夫之田
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廬田百畝司農云
廬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與此
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廬之征鄭司農云廬
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
謂廬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廬民居之區域也
里居也以廬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
廬田百畝是廬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
則鄭謂廬為民之邑居不為一夫之田者以
廬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廬但周
禮言夫一廬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
以廬為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
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廬為邑居此言胡
取禾三百廬取禾宜于田中故從人

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獬子狽郭璞曰其雌者名
狽狽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為狽狽正義曰釋天云
冬獵為狩宵田為獾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
獾猶獾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獾為獾管
子曰獾獾畢戈是獾為獾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獾則狩
與獾別故以獾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獾通于晝夜狩
兼于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
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職云從公于狩
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
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傳輻檀輻
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

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音義

福音疏傳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

成曰持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箋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配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厘三百困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湄兮河水清且淪猗傳檀可以

為輪漏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鵠兮傳圓者為困

鵠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

魚飧之飧音義輪音淪淪順倫反本亦作屑淪音倫韓

圓倉鵠音純飧素門疏傳正義曰月令修困倉方者為

反字林云水洗飯也疏倉故圓者為困考工記匠人注

云困圓倉是也釋鳥云鵠鵠其雄鵠北庫李巡曰別雄

雌異方之言鵠一名鵠郭璞曰鵠鵠之屬也傳意以飧

為飧饗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

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

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

飧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飧故曰為熟食也箋正義曰宣

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馬上其堂則無人馬俯而窺之方食魚殽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殽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殽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殽是殽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殽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殽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音義

碩音石斂呂疏反下同

疏

正義曰

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斂不

修其政故下四句
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傳貫事也箋

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

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

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逝將去

女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曰也音義

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樂疏
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

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于
我又不能修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于我之處肯
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
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
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
他國將去汝國也傳正義曰貫事釋詁文箋正義曰碩
大釋詁文釋獸于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
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閭西呼
鼯音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
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
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
技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
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
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
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為

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
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
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
民或于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
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
其版籍明于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于國中
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
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
之際民得徙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箋云不肯施
德于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傳直
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箋云不肯勞來我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郭外曰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傳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若音義如勞

字又力報反注同來力代反永音詠疏正義曰言彼有

號戶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說音悅疏正義曰言彼有

而獨長歌號呼言往適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

傳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

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于苗故言苗以

韻句箋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

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闕雅序皆云永歌

之聲與云聲依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注疏卷九

毛詩注疏卷九考證

魏風園有桃章園有桃箋食園桃而已○李樗曰園桃
非終歲常食之物鄭說不足取當從毛傳以園桃起
興為安

不知我者○唐石經作不我知者

陟岵章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無魯詩作毋上魯詩作
尚

伐檀章河水清且漣漪○猗魯詩作兮

碩鼠章三歲貫女○貫魯詩作宦

毛詩注疏卷九考證